

上原草

劉白羽等作



三聯出版社刊行

上 原 草

作 等 羽 白 劉

印 刊 社 版 出 聯 三

目錄

草原上·····	劉白羽	一
江上·····	蕭軍	四一
滿洲瑣記·····	戴平萬	八九
楚霸王自殺·····	郭沫若	一〇〇
鷺鷥湖的憂鬱·····	端木蕻良	一一六
黑·····	青子	一三〇
某日·····	吳組緝	一四五
募捐·····	碧野	一六七
具鬍子·····	張天翼	一七三
關餉·····	宋越	一八九
暗黑的一角·····	金山城	一九五
鷄·····	王道	二〇二

集成四公

蔣牧良

二一〇

出關

魯迅

二三〇

草原上

劉白羽作

一

郭斌搖了一條木枝子，打着草走路。……

天是很稀罕的晌晴天。遠處，極其無力的沾着幾條雲。有時，風從背後吹過來枯草葉上的塵土味，嗆得他輕輕的把手掩了鼻頭連連的打起噴嚏來。但這并沒停滯了他的腳步。

北~~~~望~~~~滿洲——

勃~~~~海中風濤大作……

……

輕輕的唱着，一面聽草上秋風瑟瑟多少有點感傷似的。於是停了一步，重重咳了一下，
咳……的降口膿痰又向前走去。痰，却在風腳上，捲成一團灰色，流星般，打在一棵草梗上。捶得草垂下草尖去，擺兩擺，又挺起來。草上，吹得嗤嗤直打呼哨。艱辛的邁着脚步，插入草叢去，像一隻涉水的鷺鷥。……

在那灰布的軍帽沿下，他有兩隻深邃的眼珠。

這兒，是一片荒草原。草裏，有時撲出兩隻野鳥，突的鑽上天去。他趕緊伏下腰。把兩隻眼，怪神氣的瞪出來，那一圈。彷彿剛纔嗤的是一粒子彈從耳梢上掠過。他便機警的，看是從那方向打來的。草刺，却捏了他的臉皮，刻一條白。……

「奶奶的……見鬼！」

微微的一笑，嘴唇角上是牽動一條笑痕，拖着油滑。

郭斌這時，是從黃楊木台來。晌午，吃了兩碗炒小米。這會，嘴唇還微微有點燒灼。身上，灰搭襖的軍衣下，皮膚全刺癢起來，像給螞蟻咬了一片，一片。……三個月，沒有洗澡了。行軍，行軍，汗漬，污泥，貼在上面，身子全塗了一層鹽水了。

他，是參謀處的參謀腿子●。前線發生步哨的接觸以後，雖然表面還平靜，他却忽然調到黃楊木台的騎兵旅來。

職務——是連絡消息。……

有一雙軍人們應有的粗大手掌。二十零幾的年青人，兩眼珠上，永遠界滿紅絲。……癖性，是在營盤裏培養出來的；勇敢，機警，有時背人又陷於沉默，彷彿有多少回憶，在腦子上，磨難着他，使他沉默。……

往西台村去的三里路上，雖然兩腳動着，却是沉默的，……偶然停住一下脚，往前後瞧

瞧。草，仍然是一片綠，拉到遠處。風，從上面吹過。帶了遠處水汨汨的悵鬱的聲響。那邊遙遠的，擺動幾簇小樹棵。下面，是向定口去的大路。不時有從興盛旺來的軍用汽車，迅速的開過去，拋在尾後一抹青烟。

嘟，嘟……

兩三聲車笛，在空間，平白的劃一條弧形線，又消沒了。

前兩天，郭斌跟一幫人，爲了搜索駐營附近的村落。曾經從這兒走了一趟……一直到西台村。回來時，他找了這條路線上的標記——一棵稀鬆的半朽樹。

「不錯，不錯——」

遲疑了一下。看見遠遠一點黑。樹，在那兒顫抖。他幾乎狂呼起來，摸一下腰間的三把盒子。●

噫，噫——野鳥從頭上撲過。

他蹲下身，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黑檳榔木的烟斗，燃着放在嘴上。兩片嘴唇，鉗子一樣，夾着那煙斗尾。微，微，一口口淡青的烟，從咧着的牙縫上，噴出——他，又立起來加緊脚步。——

在西台村地邊那樣朽木上。郭斌叩掉了烟斗中的灰燼。

停住了脚步。一種從胸口油泥塗滿了的灰衣上發酵出來的悶熱。使他感到微微的窒息。風却溜溜的吹過來。樹葉在稀罕的搖擺着，像一頂黑布傘蔽着他瘦條條的身子。——他，向四下望着。儘力避開晃人眼花的斜線下來的陽光。匣子槍外皮上的釘子，却晃了一下微芒，白色的。

熱，一星汗漬，從鼻尖上，輕悄的跳進風腳了。

兩眼。他，想象着前兩天留下的記憶。跟着，兩絲極纖細的笑，掀開他的眼皮。一刻又沉下去。——

三

那天——

陰陰的天空上塞滿團團擠不下的雲塊。一面，還從四面的地平線的草葉頂上，鳥一樣，迅速的飛上來。這樣多的雲使天漸漸的加厚，加重而顯得低沉下來。——他們，一行人。因為疲乏和燥熱，一直跑向西台村來歇一下脚。誰也不言語。誰也不懂得混合着鹽粒的汗，是

怎樣落在脚下，紛碎……

風中，含着潮濕，這是預兆着一場雨的降臨了。

泥塊壘起來的屋頂上。三月裏，刮上很多的草子。這會，黃了梢的茂草便隱了秧的長着，呼哨。稀稀落落，一羣人家，組合了的小村落，是靜悄的，睡在草原上，像平遠的水洋裏，偶然露出一小塊礁石一樣，不大被人注意。牠却倔強，固敢……，迎着從西伯利亞，外蒙古，橫掃過來的風沙，永遠不動！

牛，羊，在他們每一家土圈的柵欄裏哞哞叫着。這聲音，充滿合悅溫善，……

村舍，在這從黃楊木台扯來的荒草原的邊際上，——草原伸展着三里多長。沒有人去整理剪除。只有一條苗細的小道貫在中間。這道，雖是由人們腳底磨出來的，可是，一經過夏天，草便又固敢的，從土壤下，鑽出來，給掩沒了。……草子，除掉被鳥嘴啣向別處去的以外，多半埋在地下，預備着再一年。地是肥沃的。人太稀少了。就只好扔下這塊任牠荒蕪。村上的人，多半記起祖先，是怎樣的揞着犁頭從內地——遙遠的走來的了。

他們一直同內地隔絕着——有時聽着黃河滔滔水聲。也想起遠方，……黃河從甘肅流過來，彎彎的轉一個圈子又從托克托，拖着大黑河，紅河，清水河流向那遠方。他們，一直白天，黑夜的，聽着河水，向自己幻想的遠方去……。

村舍上人很多，孩子，老人，勤苦着自己的一羣人！

郭斌首先覺到了風脚水星星的雨點。他們一行人，已經走到村上，嗅住了撲地的炊烟味了。

天，像抬來一片大海。風中，絞動着忽忽……的水脚響。

「他娘的，倒血霉！」

一個大個子，不耐煩的搖着腦袋，人們却哄笑了。因為聽見他肚子在隔着肚皮咕咕，……叫。像一隻塞滿青草的老羊，打着咯。他們蹲在一家的土簷下。槍，一隻麥稭棒子般，跟着他的腦袋，在肩膀上抖。……

「……搜他奶奶的×，會有鬼影子！」

「嘿……閻王一張嘴，跑爛小鬼的腿……當兵還是人！」

「……」

這是一班人，有饅公雞，有鐵蛋，有黑旋風……的那一班。他們這會，一排的躲在簷下避着雨。雨點，色子一般大小，急急的淌下來……一股鄉間的牛糞羊糞味，從背後一旁的破木柵門上衝出來。……

風，迅速的，在村舍上空打盤旋。

郭斌和連長李星旺，在離他們二三十步的一個土台上站着。連長的臉，從自己的灰軟布

帽沿上掠過去。落在模模糊糊的無邊際的雨絲裏。……他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臉上，微微的黃黑。然而肌肉是豐滿的。鼻尖，還有幾粒紅珠子一般的粉刺，表示着青春的熱力。……眼，有神，清楚。常常在那黑瞳仁上，閃一下笑的皺紋，可是，他暴躁起來，像一匹小水牯。……總之，他年青，他是一個能幹的傢伙。

.....

蛤蟆浮水，浮出小鬼，

小鬼推車，一步一跌，

.....

兩個孩子，抱着頭頂，從一個牆拐角，一邊嘟囔着，跑過來。……一眼，瞧見兵士們脊背上的小馬槍，遲疑了一下。……

連長好意的笑了下。啐出一口膿痰。

「星旺！我這票可玩着了，好好的，不睡一會……鬼迷了眼，跟你一塊跑來，搜什麼個雀子！」

「嘿，嘿，這叫放着烙餅啃黃蓮，可是……哽，怎麼樣，這兩天夠緊嗎？」

李星旺甩一下帽子。把結實的脊背，又往後面土牆壁上，靠了一下。他感到從簷上斜進來的雨絲。一面把一隻手壓着嘴巴，低下聲音去……。郭斌呢，把一對鶴鷹眼，瞟一下隔着

迷離的粗雨絲的弟兄們……說：

「就這兩天，老總●到前線來視查，哼……媽那個的，不幹個痛快呵！」

天，使土屋都變得倭小灰黯，……近旁，有幾棵樹，呼，呼，搏擊着鋒利的風。雨呢？像鐵絲一樣，一根根攪着樹枝，刷刷的叫，葉子响，怪慘沮，……那邊，一個兵士，把短短的馬槍，挾在拳了起來的膝蓋中間。敏捷的，從口袋中，摸出一桿小烟袋，劃根洋火，噗，噗，……的吸。一閃，一閃，……

這使郭斌想起嘴唇木木的，短一樣什麼！

他，虎的一步跳下去，很快的穿過雨絲……雨，一星星，涼涔涔的，澆在臉上，肩膀上。一會，他沒入對面，一個土牆圈的拐角。達達的，脚步响，被刷刷的雨，很容易的淹沒下去了。連長，揩過手，揮了一下肩膀上的灰土。瞧着天，瞧着遠方，一下跳下土台子，向他弟兄那面走。

.....

郭斌拐過犄角，沉默的兩眼，在雨中尋找些什麼？……一下，給他發見了。有着一口水井的柳樹背後，一扇荆棘編的。灰褐色的門，半掩着。雨，不停的敲打着乾枯的荆棘條。老女人的手臂一樣，抖簌簌的，……沿着牆脚走，他一直轉過柳樹。……

●「老總」是軍人們暗中稱呼首領的名稱。

呀……

門給一隻粗糙，滿是筋絡的大手推開。

「誰呀？大雨天的……」

從薰黃的，僅有的窗口上，飄出來是文人顫抖，輕脆，……的聲音。這聲音，像一陣風，撲在河面上。一下，落在郭斌的心底，震盪開來。一圈子皺紋，這皺紋，一直使他搖動！羊圈裏沒有羊。哧，哧……的哀鳴，是從破牙齒般的牆頭上，滑過來的。

院中，蓋滿了荒蕪的刺草，在雨脚下；一抖，一抖的，拴着一下下的雨珠。……

他，無暇看那些……他多少有狼狽的衝進門去。因為他的身上，在疲倦，難受。每一根筋絡，全線索一樣，牽着，麻蘇蘇的兩片顫抖，哆嗦的嘴唇。是興奮呢？是疲倦呢？……屋中，像地窟，黑忽忽的。他，閉了一會眼，纔看出四壁的輪廓來。從一個懦弱的男人的肩膀上看見一張文人的，白的臉。……

兩隻大眼，燃了郭斌心上的火焰，，……文人！魔鬼！

「唔，唔……你老爺要什麼？」

那個年青的農人，胆怯，心細，……向前走了一步，兩隻眼，凝在來的人的臉上，身上，好像這人給他帶來莫大的災殃

「火柴火柴……快！」

倚在粗木柴桌的邊沿上，郭斌掏出一盒「小哈德門」，這使他指甲，有些微微癢癢的抽出一枝來，放在桌上。一會……又悉索，悉索的摸出一個小白紙包，從深深的軍衣口袋底上。攤開來，裏面是一小堆白粉末。很敏捷的，用指甲掐了一點，放在紙烟的一頭，……眼，是惺鬆的微睜着。頭向後微仰。嘴，是紫紅紫紅的，夾着烟捲，放起高射炮來。●……

又……

火柴的光圈，微小的，照亮他肉絲很粗糙的臉皮，以及鬍髭根青糊糊的，經過長長的一口吸氣之後，一縷縷香烟很可惜，窩吝……的從兩個黑鼻孔上，遲緩的噴出來。……

窗外，雨還刷刷的，敲打着土牆，樹葉，草，……村外，無涯的荒草原上，除了風刮過來的沙沙外，沒有一聲蟲叫。

女人，在不安的哼着什麼。底下，似乎有孩子的微鼾，不停的發出。……

過了癮的郭斌，睜開血絲更多了一層的眼珠子，便開始像一隻貪婪的狼一樣，尋搜。

一個女人——從窗口洒進來的微光，落在她右半邊頭髮上，臉上，粗花布的衣服上，在那正直的小鼻子上，人們可以找到兩個安息的地點，那是眼睛。在長長的眼睫毛下，像深邃的兩潭水。在那水皮上，正波動一點詭祕的微芒，那微芒，是麻醉，迷眩，誘惑，……牠是誘惑的。……

● 此處所用的「放起高射炮來」，並不是真的打飛機的高射炮，係一般人稱呼「吸白面」的隱語。

他，開始把一些憤怒，給那男人。這憤怒，是多少攪了一半嫉妒的！

「……唔！謝謝……」

雨聲漸漸也稀落了。三里路是要趕的。抬起頭，窗外正慢遲遲預備好一個朦朧的黃昏。外面有人的腳步聲，踐着泥漿是皮鞋底噉呀噉的。他想起這是前線——敵人的索搜隊，也能來呵！自己的人！李星旺，鉄蛋，黑旋風，……也許會拋下自己，從雨絲裏，先一步走了。——他感到微細的戰慄，電一樣條的穿遍週身的皮層下。這戰慄經了一刻燃燒，又使他興奮，勇敢。摸了一下盒子槍，撲的跳出去。……

一星，兩星的雨，還頑皮的跳着……

窗洞前，站的是連長。正伸長頸子，貪饞的，把兩隻俏眼睛向裏面探望。郭斌微微有些妒意的啐了口痰。

「喔，是你……我們該回去吧！」

牧羊人，把鞭子敲着空中的雨星，……咩咩……綿羊的頸子下，丁零，丁零，……在澆濕的草原上，除了感覺到一種潮濕浸透褲管。他沉默。……

四

又一天——

死一般寂寞的草原，給黃昏的灰色浸濾了一過。草尖上，查，查，……留着風尾巴。

黃沙的鳴咽，使這塊地方，更顯得荒涼，悲哀。……彷彿有多少望着遠方死去的幽靈，趁這會出來，舞蹈。草葉深深彎下腰。兩點微小的水平星，從南面彈出來。藍，灰白，黃澄澄。一刻以後，這裏將要是一個洒滿了星光的草原了。看七月的黃昏是多麼快！

草蟲悲哀的吟着……一個嘮叨的女人，訴說心事一般，吟吟，……

悉索，悉索，一塊草地上，這樣響一陣，便又停止了。是野貓？是飢餓的田雀？……蟲，却嚇得爬在葉上，歇息了憂傷的低訴！

模糊的星光下，一條人影子立起來，晃了兩下。

在遠處 樹身鬼影一樣顫抖，擺動，……他按一下帽簷。從右股上，吧……的響了一下。一隻手抽出一把長的黑東西，——槍，盒子槍。微微响着，似乎扭開保險機……叮，叮，子彈帽輕輕的碰了一下彈槽，……風却頑皮的打動軍衣的口袋，叮，叮，掀起來，伏在細細的，閃着啞光的皮帶上。

影子向前移動了，……目標獨立樹。那西台村地邊上的獨立樹。

草，在腳上，腿上响，刷刷的，攔住往前邁的步。垂着頭，下巴尖尖的，埋在挺硬的衣領上。露水，開始從草葉上滾，往裹腿上滾，……他沉思，他爲什麼趁這夜間跑到這片荒草原上來呢？是受了長官命令偵查敵情去？是怎樣？……不，全不是。

……這是前線，一個人這樣溜該多麼危險，然而……然而西台村裏有一個女人！
沉思……一點微紅的光亮，打斷這沉思，……

距離莊頭的小樹，約莫三百步了。一盞燈，卻從那兒飄呀飄的移動了來，……提燈的人是遲疑，畏怯的吧？燈在手上那樣簌簌的不安定，一會停一下，一會又勉強的往前挪移。

噤……的。他，鑽進草叢臥下來。一面，右手探進口袋掏出槍，像有一根線牽扯着。
二姆指，很堅固的，便靠到護手圈上面去了。

燈的紅光中，動着是兩個人的腿嗎？……是自家人，還是……

二百步，一百步，……逼進着。他的手指慢慢向圈裏摸去，起着點興奮的顫悸。……
燈却停止了。風，把火焰，一下下舐着提燈人的手。有低低的說話聲。

「老爺！你可憐可憐見我……我只一個女人，我沒錢……老……爺！」尾音是混合在一陣悲哀的嗚咽裏「老爺！你愛什麼拿什麼，女人？我只留下我的孩子就夠了……」

悉屑一下，轉脆的一聲响：

砰……

震動了夜漸漸深下來的草原。嗤……的一聲，脫出殼的子彈，掠過來。草裏的人把頭一低，恰好撲的擦帽頂過去了。抬起頭來時，燈籠變成一團火，落在地上，突突的燃燒了一片死掉的草葉，如同一條從火鏟中抽出來的火鍊，發着亮。